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六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爲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朱
全忠逼唐禪位涉爲奉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
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爲無過况手持天子璽
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
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既篡弒凝式歷
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
法自顏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陽延福坊每出導
從輿馬在前多步行於後一日欲遊天宮寺從者
曰曷往廣壽寺亦從之今兩寺與多寶塔院有遺

像尚存近歲劉壽臣爲留臺於故按牘中得少師
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法精絕世論少師書以行
草爲長誤矣

國初隱士石砭居洛陽之北邙山馮拯侍中爲留守
砭每騎馱直造侍中見必拜之飲酒至辭乃去砭
好作詩多道家語有結網蜘蛛翻仰肚轉枝啄木
倒垂頭意謂謀利者如此又曰蝸牛角上爭閒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謂好名利者若此洛人頗能
誦之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馱夜歸失所在
孫覽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外別

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窓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
所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屬天旁
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寧初孫覽
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揚實榜登第爲渭州共城縣
令得師事邵康節先生士彥事先生以古弟子禮
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性剛遇事輒發既從先
生即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季直孺恠問之士彥
慨然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城獵近郊有
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得石刻其

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劍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先生之姪純明後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士彥因獵得石刻驗于數十年之後與漢滕公佳城事相類異哉

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擣杖行於代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洛府尹同僚屬出賞花皆不見唐英題詩傳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

聞永厚莖衣冠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聞之遽遣書爲禮却而不受蓋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賴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錄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欲邀龍圖略至院中可乎師魯從之義琛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太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

師魯初不知后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於柩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以生嗚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負義如此風俗可謂厚矣康節先生與義琛善每稱之也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于朝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魏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魯遇之亦厚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

無禮邊城無之狄公爲求於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狄公善制易也

謝希深幼子景平初任爲大理評事監光化軍稅有兵官者爲本廳軍員持以事兵官常憂鬱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泣訴景平曰君當解官去吾必能報之兵官去景平因權軍事呼軍員詰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者無賴大言曰廷評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不當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

賢景平居幼尚有家風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爲古文后登甲
科嘉祐中與王介甫同爲知制誥擇之爲先進時
詞臣受潤筆物介甫因辭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
以其物置舍入院梁上介甫以毋憂去擇之取爲
本院公用介甫聞而惡之以爲不廉熙寧二年介
甫入爲翰林學士拜叅知政事權傾天下時擇之
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介甫密諭監
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賊濫聞于朝廷遣御
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攝擇之下獄鍛鍊無

所得坐送遺遊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
元豐中復秘書監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移知光化軍以卒士大夫寃之同時有知明州
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賊罪朝廷遣崇
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
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汜水人
二人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宦
達當薦君爲屬未幾河陽倅闕李攝其事守闕李
又攝之遂擢廣權幘官相從益歡監司以燕會數

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錢於東門席上賦詩有曰
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覆似車輪我今自是飄
洋客更向長亭作主人蓋當時朝廷文法寬所用
監司皆長者故能容州縣之吏如此任道司門爲
康節先公云

薛休肅之爲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賣兔毫筆者以
蜀中所無也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因問其所得
絕不言而去道中爲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實有禮
學嘗爲尚書郎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長安百姓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

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學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
奸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又立於天
下州治廳事長安當立召安民刊字民辭曰民愚
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佑大臣如司馬相公
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鐫也府官
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
碑恐後世并以爲罪也嗚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
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故余以表出之
長安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爲人有忠信
識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爲宰相蒲

傳正薛師正未顯皆以執政許之紹聖初余官長
安因論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
正公文正艱難中僅作叅知政事耳余曰忠宣為
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
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
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
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
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
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
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

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余又以同時為監司者張芸叟陸孝叔邵仲恭吳
子平數公命問之衍曰皆帶職正即貧外郎耳少
進於此即不可獨仲恭數促其后芸叟為侍郎孝
叔侍制未幾皆謫官孝叔帥熙子平帥秦尋卒仲
恭邯鄲移常州卒年伍十伍三公皆直龍圖無一
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氣方盛因其姪緯
問衍衍曰以某之言白公命也發及八分早退為
上不然災至矣子厚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
崖州之禍蔡持正以門客假承務郎奏衍賞其術

衍與總領市吳官田舜卿善衍有錢數千緡舜卿
爲買田以官戶名占之后舜卿賦敗官籍其產衍
之田在焉或勸衍自陳衍曰衍故與田君善田君
占衍之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論於有司非
義也卒不請其田士大夫多稱之衍病余見之則
日數已盡某日當死凡家之事悉處之矣公其記
之已而果然

河南甯氏其先錢塘人名承訓者事吳越王以才武
稱錢氏歸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暉
榜登甲科爲明州慈縣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

公布直有子李置於甯氏族人以去族人家破有
故老媪收養之任公守越州客或問甯氏子無恙
公愕然歸問夫人泣曰初不欲以兒累公留於甯
氏之族今流落矣任公閱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
五歲公教育之如己子遂冒姓任名適公知樞密
院欲官之夫人泣辭且謂適曰汝甯氏子家破無
所歸能力學以取名吾死不恨矣適發憤讀書景
祐初登進士第夫人方爲之喜夫人死任公謂適
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當再薦以示無
間其無辭適泣謝遂以公薦轉太常寺太祝又奏

其子以官任公薨適解官持喪如父服自聞於朝乞還姓甯氏因納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許歸姓不許納官與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別去故任甯氏爲婚姻適更名瞻后通籍贈其父直爲太常博士終尚書職方員外郎福建路運判若子若孫若曾孫數十人多知名士遂爲洛陽大家

河南劉氏自名環雋者事齊魏爲中書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贈尚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爲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敕曰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勲贈戶部尚書謚襄配享高祖廟圖形陵烟閣子

元意襲爵封渝國公事太宗尚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論則天革命下獄死弟循金吾衛將軍子慎知幼居父喪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群盜至衆走匿慎知獨不動盜恠問則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盜感其言而去一方賴之以免弟超河南少尹徵吳郡太守徵之子襲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爲齊州東阿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祕書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寶曆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

龜宗彝崇望宗魯宗譽宗珪宗瓌宗玠皆有官宗
珪子岳天福四年登進士第事後唐明宗爲吏部
侍郎贈司徒子溫叟事本朝太宗皇帝爲御史中
丞太祖一日與數謁者登正陽門之西樓溫叟自
臺歸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顧明日求對
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
以不避者欲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大悅出內
帑三千緡付有司自罰太宗尹開封知其貧以五
百千錢遺之溫叟受而不辭對其使扃記於西廂
至明年太宗復遣其使餉以酒使者視其扃記如

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息曰吾之錢尚不肯受况他
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名憲臺故事月給食
錢一萬不足以贓罰克之溫叟惡其名不取太祖
因與太宗從容論廷臣之有名節者太宗以送錢
事聞太祖歎美久之後求退太祖曰俟朕選有守
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炤太宗朝爲贊善大夫
燁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
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
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
因陞對爲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懼避

不行求為留司御史臺以卒懌七子既凡先忱兆
競凡登科嘗因陞對奏仁宗不進家譜事上稱嘆
久之忱為監司郡守有聲子唐老元祐中為右正
言自此齊至本朝五百餘年而劉氏不衰洛陽多
大家世以譜牒相付授寧氏劉氏尤為著姓有可
傳者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六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七

康節先生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
副使以疾乞知衛州以衛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
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叅政得脉於郝氏老其
說謂高叅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
郝老名允居鄭州今諫議之疾非郝老不可治趙
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
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梳覆
其頭頃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
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

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
郝老之脉通神公舉家之人坐帳中俾遍診脉其
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
加禮自此疾平復入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為
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岫子堅誌其墓載
其平生所治病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脉曰六
脉皆絕爰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
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品量增減
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洛中形勢鄆山在西山北成皋在東以接嵩闕塞直

其南屬女几連荆華至終南山洛水來自西南伊
水來自南右澗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對闕塞
而歎曰真天闕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
北郊鄆二山相屬定鼎於郊鄆是也前臨澗洛二
水故曰穀洛闕將毀王宮也洛誥曰我又卜瀍水
東亦惟洛食東漢洛陽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
里跨洛水前直轅轅北屬印山極平遠西晉後魏
皆都焉晉又築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潤有
餘形勢雄壯差不逮長安長安東峻函東南荆華
以屬終南山面南太白雞足山又西秦隴岐山北

梁山東北雷首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澮
澧澇滂澆之水在其後前左右以入于河故堯都
平陽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秦
初建國於秦後迂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羽
陽宮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為
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未央長樂章臺諸宮
城闕尚存隋文帝初都漢宮後遷稍東枕龍首渠
山築長安新城制度甚壯南接華嚴川以屬南山
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千餘里東南二千餘里漢末
未央宮在其苑囿中唐因為都又起東內今含元

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內謂之興慶宮今池
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復道南至興慶宮又南
至曲江東跨灊澹以屬驪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樓
山下起華清宮宮有溫泉以白玉石為芙蓉出水
為御湯蓮花湯太子湯百官湯其宮闕北臨渭水
由華清宮東離宮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漢
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
洛陽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長安尚有秦漢游俠之
風地多長楊花老槐耕業最盛古稱陸海前代英
雄必得此然後可以有為今陸沉於此狄惜哉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富
自樂於貨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
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囿四方伎藝舉
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
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由花市歸市以筠
籠賣花雖貧者亦載花飲酒相樂故王平甫詩云
風暄翠幕春沾酒露濕筠籠夜賣花花之貴者曰
姚黃初出邛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北諸
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技府中多取以進次日魏
紫出五代魏仁浦樞密園池中烏山初出時園吏
得錢以小舟載遊人往過他處未有也自餘花品
甚多天聖間錢文僖公留守時歐陽公作花譜才
四十餘品至元祐間韓玉汝丞相留守命留臺張
子堅續之已百餘品矣姚黃自穠綠葉中出微黃
花至千葉魏花微紅葉少減此二品皆以姓得名
特出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花爲王魏花爲妃云
余去卿久矣政和間過之當春時花園花市皆無
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官遣人監護甫開盡檻土
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稅花如租稅洛陽故事
遂廢余爲之歎息追記其盛時如此河中府河東

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本朝熙寧初廢為鎮面大河背雷首中條山形勢雄深安史之亂士人多避地于此有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唐真元中為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嵬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輒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其間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岳至師正仍世廬墓至

本朝慶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以狀列於朝乞詔史官書之蓋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和甲午余過其家長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道其家世次第甚詳蓋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余為之低回歎息而去其村人為余言姚氏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為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次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厨門無異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

妻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掃
洒種藝甚謹有田十頃僅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
未嘗有訟至縣庭今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
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
歲歉舉族百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返不失一
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謂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
家日夜號泣欲亡去余聞之惻然諭縣官曰孝義
之門恐使至此爲作狀申府監司得免焉嗚呼今
永樂陷虜姚氏爲虜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書之
樞密章公棗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馱某自控

兒女尚幼共以一馱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
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
因錄之

紀公實爲余言嘗聞其父言王冀公欽若以使相尹
洛振車騎入城士民聚觀之富韓公方爲舉子與
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張姓者同觀於上東門裏
福先寺三門上門高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
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富公歎曰王公亦舉子也耶
三人者曰君何歎安知吾輩異日不爾也後富公
歷將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謚日文忠其名

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則過之魏叔平段希元
至富公為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張姓者窮老而死
云

熙寧間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南北往來
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為兵嘗
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戴卷脚幘頭衣黃衫
繫革帶猶唐裝也有妻無子問其事則不答至元
豐中不知所在余嘗親見之亦異人矣

有閩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
有司獄旬日歸輒飲恨不已鸚鵡曰即在獄數日

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柰何商感之携往隴山
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
間問即無恙託寄聲也瀘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
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伍拾萬買之其人
告以苦貧將賣尔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
遂勁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與甘心異域而不
能死者曾秦二禽吉了不之若也故表出之

余為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
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
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土蕃陷嵩

州將軍與丞相豈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幽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即位于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闕之是歲六月丙午劔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書平章事常見素為丞相蜀太守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

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主孟昶偽蜀太子孟元誥以降王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也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七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八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告曰。毋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者既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為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毋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為有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

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回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溫云。

伊川夫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公。公初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從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長。游學晉州。山踞馬失。同墜深澗中。從者攀緣下尋公。無所傷。唯壞一帽。照

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通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實。太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學。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為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為高也。

子菽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
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菽與
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
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為人
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命
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
天意肯從否。子菽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
第。月分半俸。奉養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
目疾分司居新鄉。子菽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
士紀輝。視之如已女。伯溫以婦事之。元符三年。紀

輝與姜女俱亡。今二子依吾家。避亂入蜀。伯溫亦
以子姪畜之。方正觀樂道未遇時。與子菽交游甚
善。樂道苦貧。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菽居州東。相
去遠。日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饑。自荷一杓
棧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樂道同母
凍坐。日已過高。未飯。子菽惻然。亟出。買酒肉薪炭
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覺子發衣單。問
之。以綿衣質錢買飲食也。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
之。為一講會。得錢數百千。為樂道娶妻。樂道登第。
調睦州判官。妻卒。子菽又為求范文正公夫人姪

汝陽李氏以繼其負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守。子菽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典衣贖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游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指館，康節特表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百源之上，時李殿丞之才，字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

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日艱難如此，當爲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游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康節先生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

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夫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魯字孝傑助其行。初寓天官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臧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慎言不疑。慎行無悔。慎術子重。劉大夫師旦子絢。張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園。張太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祕監凡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

子顓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輔。交遊最蚤。或稱門生。洛人爲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材。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日。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

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正分
道德里。更近地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雨觀雄。窓
虛響澗澗。臺迥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
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
中。老萊歡不已。靖節嘆何窮。嘯傲陪真呂。經營荷
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后以詩謝温公諸
公曰。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年來
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
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
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載

菱荷畔。淡塵輕。握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堤連
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
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
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
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
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庄契王郎
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康節蓋曰。貧家未嘗求於
人。人饋之雖少必受。嘗謂伯温曰。名利不可兼也。
吾本求名。既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其貧樂道。
平生無不足之意。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

不可見矣。重念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
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未嘗
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
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
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
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鸞花無害
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
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
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

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為太甚先公曰
吾老且死汝輩行自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平
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為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
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
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
康節言康節不荅以詩二章謝之曰相招多謝不
相遺將為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聞安
用更名為顛同巢許稱臣日耳老唐虞比屋時滿
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又云欲遂終年

老閒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此
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
鶴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
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
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
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景字子蒙
亦從康節遊客李邕鄭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
公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
河南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
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

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
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
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
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
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
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
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太夫人憂去位
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即位詔天下舉遺逸御史中
丞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
時歐陽公作叅知政事素重常秩故潁川亦再以

秩應詔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
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鄉人二詩一曰平生
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
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棄由作
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二曰却
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
受老後得官難更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無才業
動丹墀荀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
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
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

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
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
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
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子平甫為西京國子監
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康節之出處語介甫介甫歎
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
臣書云與常秩中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
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
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閒過親舊家公

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幾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井窮巷寂無衣貫穿百代當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閑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畧無遺其知康節如此公常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

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拄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公常苦氣痞康節曰公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公性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讐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允可以害

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盍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笋康節曰笋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笋三十

年未嘗為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饋藥物不絕康節指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年未高嘗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對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嘗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
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
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
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番司御史臺遂
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
子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
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
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
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
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晉

詩二首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朝呼紫
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少軟波清沙路
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
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
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
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
下沙頭却又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
有詩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紫迴林間
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
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請罰誤君凝佇久萬

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
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
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
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
隸書紙簾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
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康
節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至康節
指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聞風久論交傾
蓋新何須半箇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
笑語真重言豪躅實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

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
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
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固生之也公
休與伯溫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
大用亦不幸特贈諫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
公休素以屬伯溫如范純仁內翰輩皆曰將以成
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
縣尉移西京國子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
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
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司馬溫公初居洛問士於康節康節曰有尹材字處
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
初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
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
殞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
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
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
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一行則罷俸
數月得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悵然曰某之聽
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溫公遊未幾伯紀之母死徒

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溫公公入
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官伯紀以累舉特恩
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專用康節之言如此伯
紀學問該洽於文賦洛公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
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遊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
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
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是宗
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
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已致政居洛賻恤

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
請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於君第往
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以不肖也明日濟偕
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
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
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
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
賞春來北京取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柰何重
今歲開花徒有聲既辱佳章當墜剝寧無累句代

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為特虛生仲賢韓
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書詩顏體大書極奇備
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
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
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仲賢又誦魏
公詩曰春去花發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
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
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為監察
御史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
之客魏公鎮相州薦彥霖為屬韓康公代魏公康

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王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衛兵奪銀匠鐵槌殺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賁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剗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棟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棟停既未衰却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為衆所忌故仕官數不進

公居多不平康節目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宮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為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廣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公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謹矣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八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九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

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

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

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

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尤若

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笑

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

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

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

為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公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嗚呼盛哉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以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

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篋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為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院有行者名宗顥嘗給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顥已為僧用公奏賜紫袍方號寶月太師公致政築太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公以病謝客宗顥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

為之笑時節送遺甚原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
為人所知也宗顥獨館焉可見宗顥非俗僧也康節
登其院嘗作洛陽懷古賦曰洛陽之為都也居天地
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始半歲會秋乘雨
霽與殿院劉君王登天宮寺三學閣洛之風景因得
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
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王好賦請以賦
言秋雨霽日色清景萬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
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
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相

注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
處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
不會安於方來不號令于天下聲明文物不自此
而出道德仁義不自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
草園圃基布荒為平野鸞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
使人依然而嘆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
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
之比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達國為
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都迄于
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

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
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家國也噫大昊始
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
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
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
擅幸漢之衰始昇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
夫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驟梁或道陳而經
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士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開
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式兵
疆而惜下式虎吞而龍噬式雞狂而犬詐或創業

於艱難式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
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
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閔天下必先行之於身
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
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
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乎其
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
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
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
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

三曰壯哉力之爲大也能致天下必先豐府庫峙
倉箱銳鋒譎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
霜竦民聽于上下惜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爲
手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之于寬始則廢事久
而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
賦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
民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
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闕闕既上下以交
雷乃恩信之見奪是以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
愈犯厚其賦歛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

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殄年歲耗虛此天地之
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也不得中者
加以寬猛失致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
况有水旱兵革者乎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
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
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
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
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
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
倫剛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

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
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
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
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
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
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
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康節先生經世
之學蓋如此記賦以自見耳熙寧間宗顥尚無恙
伯溫常就其院讀書宗顥每以富公為學時事相
勉曰公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水

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節先公懷古賦
初無本唯宗顥能誦之年幾九十乃死康節先公
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本非前代可比內無大
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為可
慮故有十六國詩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
水餘衣到弊時多蟣虱瓜當爛後足虫蛆龍章本
不資狂寇象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
時欠一管夷吾又作觀碁詩歷叙古今至西晉云
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鼎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歎
歎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以不被髮左衽為幸

若管仲者可輕議哉嗚呼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鵏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鵏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

瘡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鸞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夷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為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為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若人不知耳屋下蓋屋床上安床茲惑矣所謂陳言生

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
可了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論
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於佛老之
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詩曰不佞禪伯
不謏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
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
太極為堂與乾坤為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
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為盛衰皇王帝伯相為治亂
其肯為訓解之學也哉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
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
公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
歸以書問康節先公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心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
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
名如此世謂康節先公為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日
人未言則無知既言則有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
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恠
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意豈非孝子慈孫

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

伯溫昔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雖出尚何益是非尔所知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為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為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相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名君序曰見善人未嘗急合見不善人未嘗急去伯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項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持出謂其隣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預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即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

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
有老父問伊川曰當船危時君正坐甚莊何以伊
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
心伊川尚欲與之言因忽不見嗚呼人果無心險
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
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船風泊岸與數人
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
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以薦酒道人者偶在其
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

在脇下康節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
能及耳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九

邵氏聞見錄卷之二十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半
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問曰以錢置尔之手則知
之置尔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師之言
也愧謝而去

伯温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
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
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
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
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温自此於先達不

敢妄論

伯溫上世范陽以忠信篤實讀書謹禮為家法大父伊川夫人尤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溫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見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曰酌酒與汝別康節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

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即死以肉祭勿做佛事亂吾教無令死婦人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康節先公泣涕以從康節謀葬大夫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于伊川神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說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大父容貌如生伯溫尚記之熙寧十年夏康節先公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某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先生

曰死生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未問疾因曰
先生信命否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
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
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為力願自
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時康節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
康節先公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
我不可當從伊川先茔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二
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
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命如大父伯溫
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至中塗
上官店必過孝傑殿丞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
孝傑死有八子康節先公遇之如子姪每過之則
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節先公捐館之年寒食過
之謂諸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異矣諸子不敢問
至葬喪車及上官店諸子泣奠言之以為異張景
觀字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涪州武
龍尉告别康節先公泣數行下謂曰吾不見子之
歸矣張崱字子望康節先公於門弟子中謂可語

道者赴調京師康節先公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相見也皆是年之春也嗚呼康節先公所以預知者何止此哉伯溫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脩身俟死不從九原耳尚追憶其遺言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

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某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殂

嗟尔百君子賢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邵堯夫樂道不仕

誰復距虛無張子厚論佛老望道咸惶若修梁遽壞乎密

章燔漢綬環經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紹不孤

為先公與子厚作也蓋河南府以先公訃聞詔贈著作郎謚康節子厚自祕閣病免西歸及長安以歿門人衰服挽車葬橫渠云伯溫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後伯溫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罷政嗚呼所以為不孤之惠歟

康節先公居洛允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

大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

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

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曰吾家老先生至也雖

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

誠為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

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沒

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

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

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見戲蓋熙寧間

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為參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來

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唯可

見邵先生為致吾嚮慕之意康節先生既見叔弼

從容與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槩臨別猶曰其

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指館又

十年韓康公尸洛請謚於朝叔弼偶為太常博士

次當謚議叔弼嘗謂晁說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

謚議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當時少年先生一見

忻然迎接語及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故得其詳如

此豈非先生道學絕世前知來物預以相告耶蓋
驗於二十年之後異哉

康節先公少時游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必不疑初
叙宗盟不疑年長康節先公以兄拜之蓋不疑自
河朔遷丹陽康節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
節自衛入洛不疑爲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薦
康節先公以遺逸不疑自作薦章其詞有厚德足
以鎮薄俗清風可以遺來世相推重如此熙寧初
不疑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過洛謂康節先公
曰某陛辭日再薦先生矣康節先公追路至洛北

別去不疑中途寄康節先公詩云我乘孤傳經嶠
澠君擁群書卧洛城富貴人間亦何有閒忙趣味
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驛暴卒喪歸康節先公哭之
慟女嫁楊國寶應之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
先公視之猶子也聞禮元豐中爲河南府推官康
節已捐館伯溫復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溫赴果
州道出閬州有知閬中縣邵克美孺者相迎自稱
同姓姪云伯溫以宗族源流爲問美孺曰克之上
世自潤州入蜀龍圖公先生叔父行也伯溫曰康
節先公以兄事龍圖公伯溫不敢忘自此與美孺

及美孺之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溫奉使西州美孺
居鄂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孺資和厚與人言
如恐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人也
丹陽河南成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講宗
盟久矣具載之以示三家子孫

伯溫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節先
公二十餘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寧元年四
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節先公哭之慟既卒理
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云衣如當日白花似
昔年黃擬問東籬事東籬事杳茫及死殯後圃東

籬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於伯溫有不孤之惠所
以教載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先立
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
門由傍舍委曲以出伯溫不便之因鑿壁為門侍
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
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邵君雖小事亦相信勇
於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
吏有罪立按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按亦散不
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

或有所立也伯温終身行之

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裏
廣慶寺瑞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望
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言之皆不曉至元祐二年
秋以經行薦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
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是果有數矣

邵氏聞見錄卷之二十終



